

新民晚报

年年寒露，今又寒露。今年的寒露特别捧场，恰逢农历九月初三。现成的诗篇，现成的题目，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都应该会背白居易《暮江吟》：“可怜九月初三夜，露似真珠月似弓。”

有人问，这稀奇吗？是的，有点稀奇。节气是阳历，是一个太阳年的二十四等分，所以与阳历的日子基本对应：“上半年逢六、二十一，下半年逢八、二十三”，就是说，上半年每月的两个节气在阳历6日、21日左右，下半年每月的两个节气大致在阳历8日、23日——今年的寒露、霜降就分别在10月8日、10月23日，很守规则吧。与节气属于阳历不同，阴历依据的是月亮盈亏，属于两个参照系，没有对应关系。所以作为阳历的寒露，恰好遇上白居易的农历“九月初三”，是偶然的事情。

寒露，露似真珠月似弓

韩可胜

露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解释为“凝结在地面或靠近地面的物体表面上的水珠”。中国南北跨度大，同一时间点上，各地的气候、物候相差很大。二十四节气依据的是黄河流域的气候和物候。其实即便在长江流域，比如上海，一年四季，出现露的时间也很多，并非只有晚秋。由此，古人写露的诗词也很多、很美，足以开一场精彩的飞行会。

“天上碧桃和露种，日边红杏倚云栽”“弱柳从风疑举袂，从兹半露沾巾”，是春天的露；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“中庭地白树栖鸦，冷露无声湿桂花”，是中秋或中秋前的露；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“秋风萧瑟天气凉，草木摇落露为霜”，是霜降前后的露。

寒露节气的“露”，除了白居易的“九月初三”外，杜甫“玉露凋伤枫树林，巫山巫峡气萧森”和晏殊“槛菊愁烟兰泣露，罗幕轻寒，燕子双飞去”，堪称最贴切。因为这两首诗词都明白写了菊花，贴近古人对寒露“三候”的描述。寒露第一候“鸿雁来宾”，意思是，鸿雁排队大举南迁；第二候“雀入大水为蛤”是说，雀鸟变成了海里的蛤蜊。这个节气，雀鸟不见了，海边出现很多蛤蜊，条纹及颜色与雀鸟相似，于是古人认为雀鸟变成了蛤蜊；三候“菊有黄华”，黄色的菊花开放了，盛开的菊花对应了杜甫和李清照的名篇。

菊是寒露的主角，赏菊是爱花者此时的主旋律。我们赏菊，看到很多颜色，但从诗词来看，早期菊花都是黄色的。“黄花”甚至成了菊花代名词。《礼记》“季秋之月……鞠（菊）有黄华”；李清照“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；徐渭“东篱蝴蝶闲来往，看写黄花过一秋”；毛泽东“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，战地黄花分外香”……这些“黄花”不是泛指所有黄颜色的花，是特指菊花。

赏菊的地方很多，在公园低头悠悠地赏菊，不失为经济的办法。接下来，满山的红叶就要次第开放：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“春山何似秋山好，红叶青山锁白云”“山明水净夜来霜，数树深红出浅黄”“劳歌一曲解行舟，红叶青山水急流”“隔断红尘三十里，白云红叶两悠悠”……晓来谁染霜林醉？总是离人泪”“看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；漫江碧透，百舸争流”……多美啊，一首比一首美。是的，那斑斓的红叶，即将奏响秋天最美的音符。



《水浒传》中头号奸佞是高俅，历史上的高俅是何等角色呢？高俅，生年不详。他是破落户子弟，自幼伶俐，长大油滑，沾染市井无赖的恶习，其父管不了他，向官府告了状，高俅受刑后投奔一个开赌场的闲汉柳世权。柳世权见他有点小聪明，便推荐他去投东京药商董将仕，董将仕见其乖巧，便打发高俅去苏东坡府中打杂。苏轼见高俅“笔札颇工”，又好书画之技，让他做“小吏”（类似书僮）。后来苏轼去外地当知州，便把他推荐给曾布（曾巩之弟），曾布婉拒。苏轼再推荐给驸马王诜，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，精通书画诗词，为人潇洒豪爽，高俅在驸马府中开始活得有点起色。

由此可见，青少年时代的高俅宛如一只球，被人踢来踢去，谁也不想久用他，高俅处事浮夸，喜与人结伴拉扯，能言善语，但总让人觉得他做事不踏实。不过，高俅确有才干，文能诗词书画，武能使枪弄棒，尤其他的“蹴鞠”功夫十分了得。

宋徽宗为提拔高俅，命其随大将刘仲武攻打西夏，让他有了升迁资本。后让高俅管理禁军，高俅在刀枪棍棒上有点功夫，于说来也巧，王诜那日上朝与

北宋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，说起前蜀末代帝王王衍在位时，有个叫赵雄武的人，用三斗面粉擀成一枚几间房子大的大饼。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。且不说是否有那么大的炉子可供烘烤，单论面团在大小相配的案板上如何擀成几间房子大的大饼，就很让人挠头皮。

不过，在了解到飞饼怎样变得又大又薄之后，我心里有点数了：这也许真的能做到，古人诚不我欺也。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场面：厨师做飞饼，先将一个小面团擀成面饼，然后提捏起来，再利用离心力将面饼甩大，甩薄……

我想：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，从理论上讲，把饼“飞”成一枚像房间那么大的薄饼，是可能的。

据说飞饼是印度的“国饼”。之所以是“据说”，乃因很多人拿不出确凿的证据。我问过曾与印度之行的朋友，回答几乎都是“没注意到”“好像没看见”之类，那是“否定”的婉转表达啊。

印度飞饼不是中国烤鸭，前者往往出现在街头巷尾，易见，后者往往出现在楼堂馆舍，难窥。旅行者穿梭、游走于城市，应该比较容易地接触到它，可是，情况令人沮丧。

那么，所谓“印度飞饼”，总不会是无缘无故地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？

印度是由这个邦那个邦组成的，一般中国游客到过的邦，有限。至少，我们不太熟悉的喀拉拉邦有一种“手帕饼”，就是从小圆饼“飞”成大圆饼的，但人家不叫“飞饼”，所以不一定“众所周知”。

奇怪的是，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，飞饼倒不少见。它们来自哪里？自然是印度啰。可不？到那玩那玩儿的，毛估估都是发髻髻、脸黑黑、眼大大、唇厚厚的印度人。

可是，另有一种意见认为，飞饼确由印度人发明，但并非在印度本土而

飞饼

由移居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尼的印度人发明。那么，这些发明飞饼的海外印度人的灵感又来自哪里？有人说：中国，中国煎饼。于是，便有了以下的推理——印度喀拉拉邦的薄饼经由东南亚传到中国，被中国厨师改造了一下，定型为中国老百姓认可的“印度飞饼”模样。中国餐厅的管理者需要一个印度人来帮他完成和传递“舶来”的概念，富有戏剧性的结果出来了：从未在家乡见识过“印度飞饼”的印度人，在异国他乡接受了中国厨师的培训，学会了做“印度飞饼”，从而成了“印度飞饼”当然的代言人。

在没有明确飞饼渊源的情况下，这样的推理可以成立，比如，“手帕饼”的吃法是在一张又大又薄的面饼中间放上馅料，土豆、胡萝卜、奶豆腐或黄油、酸肉、腌芒果，然后四面往中间折拢，形成一个正方形的包，而中国的“印度飞饼”，基本上是大号的葱油或香蕉口味的薄饼，不时包裹馅料。除了“飞”，我不认为“手帕饼”跟飞饼有何交集。

很多人从超市买回数片一袋的冷冻“印度飞饼”，以为算是到印度“舌游”过了。其实呢，那只是打着“印度飞饼”旗



寒露应秋杪，清光澄曙空 (帛画) 穆益林

昨天下午发现衣服最下边的那颗扣子不见了。到哪儿去找呢？上班路上要经过9个路口，到单位要上18楼，方便找的地方也就办公室了。找了一圈，意料中的地方都没有。没承想，今早走到办公楼拐角处，偶然低头一瞥，就看到了它，尽管背面向上，但潜意识告诉我那是一颗扣子，俯身捡起它，正是我衣服上的原配。像极了在茫茫人海中偶然一瞥，就遇见了想找的人……

每个人都会经历很多寻找……“找得好苦”，常用来形容过程中历尽艰辛，终于找到固然可喜，最是偶然一瞥即是遇见，最妙不可言，莫名欢喜。

偶然一瞥

李云杰

军队训练上玩“花架子”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载，高俅搞军队争标竞赛，“横列四彩舟，上有诸军百戏，如大旗、狮子、棹、牌、神鬼、杂剧之类，又列两船，皆乐部。”以造声势，显赫一时，视军阵为演戏，还有乐伴伴奏，热闹非凡，令赵佶看得十分满意。

《水浒传》中写高俅逼反林冲上梁山等情节，皆作者杜撰，但高俅恃宠营私确有实例，据《靖康要录》载，“高俅……身总军政，而侵夺军营，以广私第，多占禁军，以充力役。其所占募，多是技艺工匠，既供私役，复借军伴。”高俅官居太尉，禁军统帅，他不仅把军营之地扩充为私家府宅，而且让士兵充当其私役，为其府宅当工匠。由于他统领的禁军“纪律废弛”“军政不修”，使北宋禁军逐渐成为“人不知兵，无一可用”的无用摆设。靖康元年，金兵强渡黄河，开封城内几十万禁军面对强敌，一哄

乘地铁上班。车厢内一片安静，冷不丁传出一位奶奶的吼声：“上学又要迟了！成天磨叽，连走路也不会吗？理个书包要半小时，你干脆别去学校了，在家理个够……”孙子低垂着头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把视线移到了这对祖孙身上，大家目瞪口呆，好像被数落的是我们，奶奶却依然没有住口的意思。

陶行知先生曾指出，批评是一门艺术，用好了比表扬还管用。如果批评时不好，非但达不到教育警示目的，还可能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。

借用中国公安大学教授、育儿专家李玫瑾的话来说：“每个小孩都是活生生的生命，他们不止满足于被爱，更希望被理解。”可有的家长偏偏喜欢当众揭短，以为这样可以显示做家长的权威，殊不知却强化了孩子的弱点，伤了孩子的自尊心。

批评孩子是门艺术

关于批评孩子的时机，明代学者吕坤所著的《呻吟语》就列举了“七不责”原则，第一条就是对众不责。此外，还有愧悔不责、暮夜不责、饮食不责、欢庆不责、悲忧不责、疾病不责。简言之，如果孩子已经知错或状态不佳时，就不要雪上加霜了，这时他们更需要父母的关爱。另外，孩子特别高兴时也别去责备，一盆冷水浇个透心凉，孩子的情绪瞬间从巅峰跌入谷底，危及心理健康。

在大庭广众下数落人，本就不文明。孩子犯错，家长及时指正正是有益的，但在人多的场合批评，就要想一想，此时孩子关切的到底是吸取教训，还是顾忌面子、埋下逆反的种子。真想帮助孩子认识不足，在安静的环境下作一对一沟通是最好的。上下学的路上，本是亲子沟通的好时机，实在要批评，也要讲点艺术。

灯花

号“中国手抓饼”罢了。他们飞出一个大大的饼，差不多有一个圆台面大小，薄如蝉翼，灯影可见。正因如此，制作飞饼，本身是一场让顾客身临其境和获得愉悦感的表演。品质到位的飞饼，当然须薄；薄还不够，更得讲究层次分明。口感外脆里松，表面色泽金黄。原味型爽口，香蕉型滋润，各取所需，适口者珍。

居家自然无法“飞”，也没必要“飞”，那就退而求其次——买超市里的冷冻“印度飞饼”，好在加工时不必热锅滑油，只需焗一下，呈现欲焦不焦的状态时拈起，最佳。同时，你也成为了一个“老练”的飞饼作手，尽管事实上并没怎么“飞”过。

七夕会

威海三面环海，海水浴场随处可见。我们每次去威海都住在同一个地方，十九层高，站在窗前，可以把不远处那片国际海水浴场尽收眼底。2800米长的金沙滩，上万方的青松林带，养眼得很，更别说那晦明变化、气象万千的海上风光了。我年年都去威海度夏，那里的海水浴场，是吸引我去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还记得第一次去游泳，老伴还有些担心，但她知道，她是拦不住我的。于是我每次下海，她都要撑一把小伞、拎一只小凳，跟着我去海边，坐在高高的海岸上等我。十多年来，她就那样一直陪伴着我。今年，已是半退休的儿女跟我们到威海，老伴就把陪我下海的任务交给了他。儿子不敢下海，也学老妈，坐在海岸上的树荫下等我。每次，他都带个拉杆包，里面放一小桶清水，等我游好上岸，给我从头到脚冲洗一遍；还带点饮用水和饼干之类，备我解渴充饥，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把我“保护”回家。

我痴迷游泳，是因为我在海泳中能找到许多不一样的感觉。波光万顷、白云悠悠、阳光和沙滩、风景如画的岸上风光……置身于轻波细浪之中，既有运动的畅快，又有视觉的愉悦，那种感受，只有下过海的人才会有。游累了，在沙滩上躺下来，晒晒太阳，看孩子们嬉戏，有时也学着他们玩沙取乐，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时光。趁着潮起潮落，再拣些好看的小贝壳，带回家去讨孩子们的喜欢。

每年夏天，这个国际海水浴场的游客很多，以年轻人为主，老年人很少，像我这把年纪，能下海劈波斩浪，和年轻人混在一起，就显得有些另类，免不了引来好奇和关切。年龄是我常被问到的问题，我能读懂他们的目光，心里是免不了有几分得意。从古稀之年游进了耄耋，在威海这片海里，我发现我还是像15年前一样，能游那么远，能游那么久，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。

开学前，更是很少见到孩子们的身影了。在海风送来阵阵凉意，天气转凉后，老伴劝我不要下海了，但我还是直向海滩上见不到什么人了，才定下归期，心里又开始期待明年的夏天。

儿子说，再过几年，老爸90岁时，如果还能下海游泳，一定要加倍地庆祝一下。我说：“是不是想给我画个句号？到了那个时候，也许我还不想画句号呢！”

又是一年海泳归

漆世贵

其实，高俅只是个佞人，北宋之亡的“六贼”，高俅未列其内，《宋史·奸臣传》中列吕惠卿、章惇、蔡京、秦桧等22人，高俅还不够格。